



14
1544
104



14
1544
109

風
燕
樓
春

14
150
104

尾蔗叢談

尾蔗叢談序

世有怪字者不得而名也之無怪字者亦
而得而名也但自為諧志怪而後始異
者在天津、樂道、因而披神、廣異之
千形、億貌、可謂幻中之幻矣、近世山左
蒲生、又有聊齋志異書、以駭奇絕艱、
筆寫、迷離恍惚之神、詞法、而意遠、事
淡而文、新采、中流、實百家、而世、古、人、矣
然皆鑿、共造、意、無、實、而、微、若、古、者、所

弗貴焉予生平宜也所歷足跡幾遍天下
下所至之處輒訪問山川風土人物採
其事以異字考讀並近左耳目至者
為古人所未誌者輒隨筆記或以為
產談之資其如自何人出自何地其
取其有據不取其無稽所以此為續
齊諧之書亦無不可字昔人謂蔗自
尾倒嘗漸入佳境讀此書亦亦亦知
其味矣羅江李調元兩村序

尾蔗叢談卷一

綿州 李調元 撰

荔瑞

同安文圃山產荔名赤命符皮色如夜光之珠中
有綠文如符篆狀味殊眾荔

國初時樹結一荔有文曰

清受命三字為我 師入閩底定之兆見陳鼎荔枝
譜見閩志

王寰

福州人王寰初有妖術明季時自稱無為教主每

說法冬月降蓮花或有飛劍天書從空往來為所
煽惑者甚衆一日降金印一顆於座寶色爛然上
鑄螭虎盤龍作鈕篆文云印八一古佛親勅普
度西游違遭霹靂內有一人瞰所置之處欲竊以
歸俄而印忽不見寰初對眾言曰座中必有無良
之人故寶印飛匿耳欲竊者跪而自首伏罪良久
尋至後庭蘭花盆中得印衆益神之寰初蓋印於
紙透紙數十重顏色如一衆皆狂喜各求一紙以
為供養自是拜跪施舍晝夜相繼

國朝順治十三年事

禱雨疏

羅源縣百丈龍潭明景泰三年七月旱魃為虐邑
人禱雨投疏文於潭頃之片紙浮出乃元至正間
禱雨疏也衆取其文頌之大雨如注又

國朝康熙十四年秋大旱時耿逆僭命寧德鄉民禱
雨疏末末寫康熙年月越三日無驗忽潭中浮出
從前禱雨舊疏填康熙年號者道士乃易疏填康
熙十四年月日投入須臾大雨如注

九仙山石文

九仙山麓居民嘗淘井出石一片廣踰尺縱尺五

六寸有文九行云我有一莊園寄在於山邊于山
九道士呼名為九仙輒然來相賀磊老自相傳李
公來戰日此無二一物只有一積金寄在于山莊
不在中山中只在隴西郡我住東西城莊在于山
下有人有不信但看碑中話只看于山松于山金
出現不在路旁只在中隴西拾得無分張時人莫
笑金泥師拾得金泥也有富語多鄙俚又有一石
未有太和二年字文云吾年乙丑金圍一片寄在
山前在山左臂不歸庚申須歸乙未留傳子孫衣
錦次第時人見碑吾今在世按太和乃晉廢帝年

號碑語不可解字跡婉秀似晉人風度見林來蘇
金石考

西巖寺

國朝康熙二十九年九月二十四日莆田城西巖寺
建山門剝地砉然有聲陷一窟長一丈四尺闊半
之上銳下方甃以巨磚磚上土花三面凸起旁篆
太康八年八月日作又獲古鏡一古劍二銀環數
枚鏡背有花紋斑駁陸離劍脊有字剝蝕不可識
環徑二寸許尚有一竈未啟寺僧畚土急掩之見
莆田縣志

黃梧

海澄黃梧故偽鄭將也投誠守海澄鄭攻之圍急梧曰鄭氏善穴地攻城今且為隧乃下令沿城五步置一水缸滿貯水每缸撥五人迭守注目缸中晝夜無輟明日有報水動者掘之則為隧者已至其下入火藥燃之烟出鄭營隊人皆盡

金蠶

邵武鄒閻食貧有守一日將之外邑晨啟尸見一小箬籠在門外無封鎖貯白金數事約重百兩遂挈歸謂妻曰此物無因而至豈天賜我乎語未絕

覺股上有物蠕蠕動金色爛然乃一蠶也撥去之未回手復在舊處以足踐之隨足而碎旋復在胸腹上矣投之水火刀斧皆如前衾裯飲食之間無所不有甚惡之友有識者曰子為人所賣矣此謂金蠶蟲物雖小為禍甚大能入人腹中殘嚙腸胃復完而出閻以箬籠事告之其友曰無端也子能事之即得所欲日致他財以報耳閻笑曰吾豈為此友曰固知子不為也然則奈何閻曰以此蟲并箬籠中物棄之則無患矣友曰凡人蓄此久則致富即以數倍原物送之謂之嫁金蠶今子貧也豈

有數倍之物乎物不可得蠶不可去實為子憂閩
乃嘆曰吾生平清白自守不幸有此乃取蠶吞之
後竟無恙

梅山虎

國朝順治丁酉春上杭梅山洞章姓者為虎所啣越
五十里至一寺門虎委章於地章急呼寺僧求救
僧於門隙中望見虎反鍵其門虎又啣章還之於
家計二日往返將百里肌膚無稊米傷章遂披剃
學佛以終

鳳山石識

鳳山仁民墾田得石碣內鐫山明水秀閩人居之

八字

採金

康熙壬戌鄭氏遣偽官陳廷輝往淡水鷄籠採金
一老番云唐人必有大故衆詢之曰初日本居臺
來取金紅毛奪之紅毛來取鄭氏奪之今又來取
恐有改姓之事明年癸亥我師入臺灣

地氣

臺灣颶風將作海氣先動浪勢洶湧聲聞數十里
風靜而浪勢尚高聲吼如故必二三日後海氣息

浪聲方恬大約海將翻先一二日海水忽變腥臊
颶風即起波浪簸騰乃天地之氣交逆地氣動而
海沸天風雨而飄搖遭之者輒沉舟折檣若海氣
不鼓天風雖烈摺篷空桅順風而馳真同鯤鵬之
徙耳人但知天風之患實地氣交構為颶其患始
烈也

賣鬼氏

龍巖有賣鬼氏不知何許人也嘗遍睨境內墳塋
之無後者籍記之妄曰吾祖也葬于是視富家之
有喪者輒向之以要其直受直則舉其屍而棄之

每風雨陰晦墓居者嘗聞鬼鬪聲賣鬼氏亦嘗聞
羣鬼怒曰而敗吾宅暴吾骨吾且訴於帝矣一日
復於此寨之灶竈一墳其歲孔固賣鬼氏發之有
寒色迨夜陰雨見一朱衣擁從甚盛呵叱之厥明
賣鬼氏門屏摧折發狂疾雙拳還自擊逾旬死矣

鷺鈴

濟南郡張公城西北有鵝浦南燕時世有漁人居
水側嘗聽鷺聲中有鈴聲甚清亮候之見一鷺咽
頸極長羅得之項上有銅鈴綴以銀鎖隱起元封
元年字

控馬奴

山左臨邑察署舊有妖物過者不敢停驂薛文清
瑄時為山東督學憩館中夜半有鬼物黑衣而立
薛初不以為意已而漸近几席間且逼急以手批
其頰地上頽然作聲明旦視之得一泥塊登左右
跡之為邑城隍廟門外控馬奴面色惶懼因碎其
像土木中隱隱有血痕如脈絡自是崇遂息至今
塑像仍露其頂云

翁仲生鬚

後周平章景範墓倚山為墳在臨邑城西南五里

俗名相公山墳前有翁仲二康熙十七年忽生鬚
長寸餘碧色土人見者輒拔去旋復生逾年而止

井鳴

康熙二十三年濟南郭莊村中井鳴如牛吼水忽
上溫祭之乃止

黌山蠶穀

黌山後有仙人藏穀種於洞中每年出曬一次其
穀種于地回頭即穗黃故今種有名回頭黃者又
洞中仙人養金蠶居人嘗有拾之者故名黌山蠶
穀

龍傭

曹三公龍泉鄉人募傭得一人形容古異而力作倍勤月餘支工價欲得粟以一束草作困曹笑曰此盛幾何傭曰但滿是足矣傾之二石猶未充曹乃異之傭曰吾實蒼龍欲潛東山峽中有烏龍與我爭明日戰巖上旬公助我曹早起至峽旁果見二鶴鬪乃拋杖擊烏者中尾飛去頃之大雨如注曹奔至家南避雨棗樹下雨止其家迎視則已坐逝矣鄉人乃即其地建石塔塑像以祀之今尚在

石大夫

枳枒山亦名東陵長白迤南之高峯也有石高丈餘化為人行醫於章邱明嘉靖初自號石大夫假星命至渭南見劉生鳳池即拜曰我邑父母也劉果登第令章邱訪之不得石見夢曰東陵山下大石即我也鳳池立廟祭之病者往禱輒托之夢寐醫無不愈今長山有石大夫祠

陳益修

濟南陳益修字玉筍回回楊生花者素豪猾欲毀關侯祠拓其居陳阻之及明末生花毆陳瀕死利其目而啖之仍以礦灰實眶謂必無生理矣至夜

恍惚見綠衣神飲之酒外青內白次夜復見一神
人以手擊其腦後目中血出如注痛久良已又次
夜見一老嫗食以杏李又以羊眼盈把令口吸之
比覺雙瞳炯如而生花以為盜族誅去陳事纔八
月益修於

國朝順治乙酉舉鄉試丙戌成進士

鬼頭王

明正統間金陵指揮王某無子運糧過濟寧買一
妾美而賢宗姪咸敬愛之生一子而夫與正室相
繼死妾治家教子極有法既而子襲官部運北上

問外家所在但言嫁時年幼都忘之矣妾之歸王
氏者三十餘年晨起必梳沐幃中子婦立戶外俟
其出乃敢前拜近侍二婢亦未嘗見梳洗也一日
晨興頗遲二婢立榻前風動帳開乃見一無頭人
持髑髏置膝上妝飾猶未竟倉皇加頸不及身首
俱仆婢驚呼子婦入視則固一具枯骨也人因呼
其子為鬼頭王

劉銘借筆

劉銘為諸生時與同硯友以膽氣相矜約夜取城
隍廟判官手中筆為信是夕友先入廟伏神座下

向之近二鼓見紗籠前導呵殿擁神升座判前白
劉長史借筆未敢擅與神曰彼既來借可暫與之
忽門吏報劉長史至神即退劉既至掣筆而去其
友驚怖死神座下次曰劉遍訪得之廟中胸次微
溫良久而蘓因述所見劉後果為華州長史

靈犬志

楊光遠叛青州孫中舍居圍城中食盡內外隔絕
其畜犬由水竇出向其城西別墅取米如此數月
闔門藉以不餒龍圖趙公師民刻石表其墓曰靈
犬志

手甲龍

安邱有室女及笄天雨接簷溜濯手後右手拇甲
內有紅線寸許作盤屈狀年餘不滅亦無所苦女
伴戲而恐之曰得非龍乎女信之心恍惚不安明
年夏雷雨女出其手於窗外忽震雷砰訇從窓間
起有龍自女手甲中出騰空而去但指甲分裂餘
無恙

螢化金

馮治逢性至孝葬母後省墓夜行見道側螢火熠
熠治運兄弟各以手掇之治運所得者入手即化

為紫金粒其大如菽治運以珉盒貯之置曲室自此家計豐贍治運歿後忽聞金粒唧唧有聲家人啟視之仍化螢飛去

劉九

壽光乞人劉九者明末嘗於風雪中裸袒乞於市西門花巷內有隸樂籍者見其寒解羔裘被之九大怒裂諸地曰劉九寧凍死豈受樂戶人憐耶士夫皆太息之

仙人牀

信陽鎮西南八里海港中有石平正如牀上有巨人仰卧跡腦脇膝骨痕入石數寸亦名仙人牀

響埠

常山後麓有地名響埠周迴八九里人行其上鏗然有聲緩行如登樓閣急行如擊鼓鞀

薛養本

鐵工薛養本一夜就寢窗外有呼其名者啟視乃二青衣久長尺餘拉養本手踏屋越牆北行養本乘間匿禾中二青衣遍索不得而僧寺鳴曉鐘矣青衣隨鐘聲緩急叩頭膜拜忽聞鷄鳴倏然不見養本回室竟亦無恙

龍母廟

柘陽山有龍母廟相傳郭姓妻汲水河崖感而有
脈三年不差一夜雷雨大作電光遠室產後失兒
所在每夜有物就乳狀如巨蛇盤梁上有鱗甲郭
飛刃擊之似中其尾騰躍而去妻死葬山下一日
雲霧四定有人遙望一龍旋繞山頭及霖冢移山
上墓高數尺後禿尾龍見年即豐稔土人構祠祀
之

塑犬

東萊海神廟塑一妣旁卧一犬相傳妣為孫氏母
貧居海濱畜此犬從不作聲有道人見之曰此犬
非凡必吠帝王宋太祖微時過孫氏門犬忽大吠
妣乃留而飯之貴後賜妣以田免其家徭世為守
海廟戶

張氏婦

張應徵妻李氏生子志禧成進士李病忽自言先
世為四川金懷玉以進士任御史再世為江南舉
人王宏道三世為江南劉泮鼎四世為福建陶福
應童子試不利更名登又改名懷玉十八歲入泮
墮馬死今為張氏婦將還四川耳禧請禱于王帝

廟李止之曰豈有民間事而祈恩於上帝者乎請
禱關夫子廟乃許之病隨愈又三年乃終

人王趙良相

蘓州城北十里大寨有鄉民趙良相於崇正十三
年六月二十一日病死未殮忽失其尸家人驚駭
遍索不得後數日乃從外來家自言死夕似有人
曳之去若在雲霧中時啖以棗自山西南行至雲
南回至定州一媪掖之行曰此汝家矣言訖不見
而身在省屯居人食之由是得歸良相後生一子
名恒吉又四年乃死

墓銘忽飛

思南李同野墓係明萬曆二十二年葬河東萬勝
山麓黃安耿定力銘其墓納於壙有祠在隔江

本朝康熙二年七月十三夜誌銘忽自墓中飛至祠
前其奉祀孫晨起見之聞於知府葉藩推官常時
泰知縣雷起龍同詣墓所環視墓封如故無隙衆
皆駭異今誌銘尚在祠中出思南郡志

蔣寅

康熙庚午丹徒蔣寅為布政使居黔署一日其家
人具食忽案上器皿皆飛起懸於空際以好語祝

之則滿室生香以惡語詈之則穢氣觸鼻甚至移
易諸僕婦之釵梳衣物甲乙互置於房內几榻之
間良久不息命巫治之巫反為之顛仆誦經修醮
迄不能避蔣知之矚焉則空中有聲如嬰兒嘲謔
嘻笑不止而終不見其形竟莫知其何怪也

產翁

南方獠婦生子便起其夫卧床褥飲食皆如乳婦
稍不衛護生疾一如孕婦妻反無所苦炊爨樵蘓
自若又云越俗婦人誕子經三日便澡身於溪河
返具糜以餉壻壻則擁衾抱雛坐於寢榻稱為產
翁其顛倒有如此

石花

習安之中萬仞壁立至三空河而下地勢劃開一
水駛流昔人所詠谷黯天如線崖高月不明也山
絕嶺徃徃掘地得拳石如卵去三空三十餘里有
可處砦河崖較他處倍高亦倍險絕處有石花
四月望後始發初發之時若塗朱石上斑斑然或
三五點七八點十數點為叢經二三日漸長併點
成片大如輪小如掌鮮明爛熳城頭之霞壁上之
幟未足擬也再二三日漸黃漸淡倏忽而歸烏有

其花方園大小無定形前後高低無定位殊不
類草木之華第每歲必一發每發必以夏歷歷不
爽土人恒以其生之高低色之濃淡驗旱澇豐歉
如持左券亦異矣

斷腸草

黔有斷腸草叢生根如商陸葉類蓼而大莖有節
當心抽花藥數十作穗花淡紅色久漸赤子離離
似桑甚暑園中沿砌依砌百叢也初見輒愛之以
為紅鬢內艷頰牙外標華橙之映翠幕丹瑤之則
碧瑤當不過是未識為何花有螭兒自尋甸至呼

其名始知之毒能斷腸可賊也遂遠辟不復近視
後雨過忽來小鳥止於穗間羅之綠衣鳥嘴似倒
挂么鳳軒輕才五銖極可玩籠之三日螭兒曰此
斷腸鳥也嗜啄斷腸花子採而飼之可久活試之
果然按本草經一名鈎吻一名埜葛一名胡蔓草
一名黃藤今證之皆非也滇人謂之火把花亦因
花紅而性大熱故名陶宏景云鈎吻言鈎人喉吻
入腸爛腸是矣然所謂葉紫花黃初生似黃精隱
居斯語為茅山黃精反復致辨無使學長生者誤
服它物已耳非篤論也若博物志所云鈎吻蔓生

葉似鳧葵則大謬矣嵇含南方草木狀云莖葛蔓
生葉如羅勒一名胡蔓草段成式酉陽雜俎云胡
蔓草生邕州之間花扁如卮色黃白其葉黑一葉
入口百竅潰血人無復生也後人之注本草者習
其說而不察遂謂鈎吻胡蔓草莖葛一物異名俗
復從而傳會之謂五六月間花似檉柳生嶺南者
花黃生滇南者花紅夫鈎吻言其毒也曰蔓曰葛
曰藤誤指此草為蔓生之物更失其真况此草之
春花夏實又與檉柳迥殊乎無亦草之毒者不一
種惜乎爾雅未載不可得聞也

獻賦初生事

延安府膚施縣有林生者縣之柳樹澗人家貧苦
讀賦輒不利舌耕於金明驛之東土橋遺妻守舍
紡績自給塾去家兩舍一日歸省未至家天已昏
黑愁雲密布少頃大雨如繩遂避雨於道旁東古
廟中廟三楹牆垣倒塌無人住持中有神像一座
金衣剝落神前有破香案亦欹斜將圯意待雨少
霽即行而飛霖愈猛雷電交作遙望村火點點簷
外泥深三尺跬步難行無如何遂坐於香案下假
寐忽見兩廊人夫喧闐騶子奔馳灑掃堦道旁有

大廚豕羊羅列宰夫數十百人鸞刀縷切堂上燈
燭輝煌龍文鳳綺供設甚盛中一人緋衣平天冠
似王者規模指點手下安排桌几結綵張筵旁列
鼓樂似人間地方官伺應上司狀探馬卒絡繹不
絕鬧擾之聲燭火之光徹內徹外少焉忽有飛報
者云煞星下界矣緋衣人即踉蹌趨出門外祇候
甚恭林生亦從稠人中遙望見雲端冉冉一簇人
馬擁乘輿飛奔而下兩旁皆仙娥嫚嫚環夾左右
笙簫縹緲響遏行雲漸漸前導至前緋衣人又疾
趨數數武俯首拱立貌益恭乘輿忽墮廟外喝駐

輿中走出一人赤髮藍面巨齒獠牙猙獰甚昂昂
而入緋衣者謹隨後至大廳赤髮人直上座畧不
敘賓主禮緋衣者揖後即趨側席陪坐赤髮人坐
定即拍桌呼曰飯來飯來莫悞我事緋衣人即喝
階下數十青衣舁餐盤而上珍羞羅陳大率皆人
間未有其隨來人衆俱有供給在兩廊下一時鼓
樂齊鳴歌舞畢備饌畢又青衣數十爭上撤席緋
衣避席拱立言曰今日星君下界雖奉上帝勅旨
亦應萬民劫數但職忝東嶽以好生為心伏乞刀
鉞下暫留殘喘三分則庇德非淺言訖又復恭聽

赤髮者初聞若怒既見上下俱款洽隆至有赧色
微頷首而起大步出門外隨者皆擁護緋衣人仍
送出旁候乘輿一片光明望望投已村中而歿林
生牽從緋衣侍者密問之曰此何人荅曰此汝學
生也一驚而醒則身猶在香案下東方已白簷酒
漸稀雨已晴矣視廟榜乃東嶽也遂趨步歸至家
妻啟戶出迎林生見桌上盛喜鷄子一盒問之妻
荅曰昨晚比鄰張嫂誕子所送也林心異之後五
歲張翁送其子入塾從讀改名獻忠年餘不能記
一字翁遂使牧牛又無賴徃徃從羣兒扑戲及長
漸為狗偷充本縣快手不數年為流賊官兵不能
捕甲申後林生已老猶在時時為人造其事沈虹
舟祖惠嘗為予言

柳妖

綿竹縣民楊化翠女迷於妖穰不能禁一夕妖與
女圍爐更深倦談即倚橙熟睡張口作齁齁聲女
乘便以火箸夾然炭置口中妖忽大叫從屋後號
啣而去翌日覓之三里許有枯柳一株炭在焉此
雍正十一年秋事也

尾蔗叢談卷二

綿州 李調元 撰

苗笙

每歲孟春黔苗男女相率跳月男吹笙竹前以為
 導女振鈴以應之連袂把臂宛轉盤旋各有行列
 其製截竹為管者六通其節而櫛比之長者四尺
 以次而殺短至三尺參差若羽竅其短者孔六以
 達於長以指櫛之若撚笛然而又截竹徑尺銜縮
 於六管之銜而吹之一呼一吸聲若鴛鴦之嘹漢
 每至看場既圓歡情欲洽則遲其聲以媚之長管

之上冒以匏短管之中置以簧簧用嚮銅為之恒用火炙亦古制也

補籠藥

黔之諸苗皆用弩而其矢必傅藥治藥者為補籠之狎家謂之補籠藥雜毒物碎而煎之以為膏鷄犬婦人及白衣生人皆不得見凡七日比成以藥名勦者點之塗諸矢插之步又中懸於火側時時溫養之使氣敗然後可以傷人中者與拔矢者皆立斃又有苗能醫之用利刀自頂踵寸寸割之使血出用口吮之血盡則以他藥傅之始可生勦藥產粵西類勾金皮不得勦則毒不驗醫勦者多粵西猾盜須禁除之段成式酉陽雜俎云南蠻有毒藥梁其刃狀如朽鐵中人無血而死亦謂之鐸刀此或其類歟

鉛

清平凱里香爐山之陽有穴焉其中有鉛深可二三丈於是躡壙勘牖或仰升或俯絕偃樓馬而入虞土之崩則以木措之松肪照之而後鉛石獲焉其狀如礫炙之鎔之而後成鉛凡蠱毒之中人浸磨其汁而飲之功與蘘荷葉等

黃喉蛇

黔中有毒蛇烏面反鼻蟠於草中其牙倒勾去人
數步直來疾如激箭螫人立死中手足立斷不則
全身腫爛百無一活謂蝮蛇也有黃喉蛇好在舍
上無毒不害人唯善食毒蛇食飽垂頭直下滴沫
噴起變為沙虱中人為疾額上有大王字

蟲毒

含毒者蚊蚋之屬江嶺間有之黔界尤甚為其嗜
者慎勿以手搔之但布鹽於上以物材裹半日間
毒解矣若以手搔癢不可止皮穿肉穴其毒彌甚

湘衡間亦有之毒稍可峽江至蜀有蠓子色黑亦
能咬人毒亦不甚視其生處即敷以鹽春間樹葉
上多生之葉卷成窠大如桃李名為五倍子治一
切癢毒收者曬而殺之即不化去不然者必竅穴
而出飛為蠓子矣南界有微塵色白甚小視之不
見能晝夜害人雖複帳深密亦不可斷以粗茶燒
之如焚香狀即可斷絕或鋪油帔於席隔之稍可
滅

脆蛇

脆蛇長尺許圍如錢嘴尖而尾禿背黑腹白暗鱗

點點可翫也生黔地伏草澤間出入往來恒有度捕之者置竹筒於其徑則不知而入其中急持之方可完稍緩則自碎故名脆暴之使乾已風去癘視其身之上中下以治人之頂腹脛足罔不驗

竹花徵旱

黔人言往歲多旱林竹頻生花結米若粳糯色微紅而味甘民間多採摘以為食久之則竹枯遂不復生凡竹花則必旱蓋旱徵也

神魚

黎平城有神魚井異物潛焉雖大旱水常盈井與

何文烈公宅相近公生而井遂涸及公歿而井水復溢人以公為神魚所化論者謂宋信國公亦係湖蛟廬陵人猶能言之兩公行事何其若合符節也

芝妖

黔人云乙未年貴陽某帥簷柱忽生芝色正黃大於拳經月不彫縱人觀之當時以為瑞未幾兵敗又某鎮將駐安順廳事中柱亦產金芝時滴漿汁取而飲之比於甘露謂可以延年不三載而亡物固有其先見者

復社事實

文社始天啟甲子合吳郡金沙橋李僅十有一人
張溥天如張采來章楊廷樞維斗楊彝子常顧夢
麟麟士朱颯雲子王啟榮惠常周銓簡臣周鍾介
生吳昌時來之錢梅彥林分主五經文字之選而
效奔走以襄厥事者嘉興府學生孫淳孟樸也是
曰應社當其始取友尚隘來之彥林謀推大之訖
於四海於是廣應社貴池劉城伯宗吳應箕次
尾涇縣萬應隆道吉蕪湖沈士柱崑銅宣城沈壽
民眉生咸來會聲氣之孚茂自應社始也崇正初

嘉魚熊開元宰吳江進諸生而講藝於是孟樸里
居結吳翮扶九吳允夏去盈沈應瑞聖符等肇舉
復社於時雲間有幾社浙西有聞社江北有南社
江西有則社又有歷亭席社昆陽雲簪社而吳門
別有羽社匡社武林有讀書社山左有朋大社僉
會於吳統合於復社始於戊辰成於己巳其盟書
曰學不殖將落母蹈匪彝母讀匪聖書母違老成
人母矜厥長母以辯言亂政母干進喪乃身嗣今
以往犯此小用諫大者擯僉曰諾是役也孟樸渡
淮四歷齊魯以達於京師賢士大夫必審擇而定

衿契然後進之於社蓋先後大會者三復社之名
動朝野孟樸勞居多然而歛怨深矣十年正月太
倉監生是陸文聲疏陳風俗之弊皆原於士子庶
吉士張溥知臨川縣事張采倡立復社以亂天下
思陵下提學御史倪元珙察覈倪公言諸生誦法
孔子引其徒談經講學互相切劘文必先正品必
賢良實非樹黨文聲以私憾妄訐宜罪閣臣以公
蒙飾降光祿寺錄事蘓州推官周之夔者與溥同
年舉進士初亦社至是希閣臣意墨經詣闕復
訐奏溥等樹黨持案久未結讒言罔極至有草

檄以聲復社十罪者大畧謂派則婁東吳下雲間
學則天如維斗卧子上搖國柄下亂羣情行殊八
俊三君迹近八關五鬼外乎黨者雖房杜不足言
事業異吾盟者雖屈宋不足言文章或呼學究智
囊或號行舟太保傳檄則星馳電發宴會則酒池
肉林至十五年御史金毓峒給事中姜埰各上疏
白其事始奉朝旨不以言語文字罪人復社一案
准注銷後福藩稱制阮大鍼怨戾寅秋南國諸生
顧杲等一百四十一人之具防亂公揭也日思報復
爰有王實鼎東南利孔久湮復社巨魁聚斂一疏

大鉞語馬士英云孔門弟子三千而維斗等聚徒至萬不反何待至欲陳兵於江以為防禦心知無是事高意在盡殺復社之主盟者時崑銅暨宜興陳貞慧定生輩皆就逮繫獄桐城錢秉鐙宣城沈壽民亡命得脫假令王師下江南少緩則復社諸君子難乎免於白馬之禍矣

見楊彞復社事實

水神

康熙庚戌六月十二日太湖水發聞以狂飈邨居之家漂沒沈竈人皆露處繞郭諸所罹禍尤烈先一夕有漁舟宿太湖濱夜半見水神列坐烟波間

絳服雕冠如廷議國事者久之而散忽於湖中起一長堤如虹橫截水面狂風大作明旦遂有此異相傳縣門譙樓上舊懸吳江縣三大字萬曆三十六年水至邑令向額再拜取以投水水遂定是日趙令促騎出署水沒馬腹不能行聞耆老言行之果驗

虎

康熙五十二年冬十二月蕪郡東北隅大宏寺僧晨起突見虎以為牛也曰門未啟牛從何入一老僧出視之走還呼曰虎也徒衆駭亂虎踰垣入王

氏園據蘭雪堂前大石哮吼竹樹皆震動聞之官將備以下持械畢集有一人奮勇而前以大石投虎不中虎遽起傷數人觀者惶擾俄獵尸三人奉官符至舉烏鎗逐虎虎入蘭雪堂中三人者騎屋撤瓦虎仰視即發鎗中其目再發再中虎被鎗走三人從後擊虎官軍隨之乃殺虎施考功何牧時僑居郡中有虎入城詩紀其異

沁雪石

趙孟頫寶二石一垂雲一沁雪垂雲在松江某氏沁雪在常熟縣衙會令女病呼女巫入治錢昌時

掌邑賦囑巫道此石為祟令昇出之遂為昌所有下盤遂失或云在陳湖陸氏昌厚幣求之陸曰盤未知所在別有石亦宜盤請以相贈比舟過陳湖為標其處竭力挽起則又一石也石二足一足正方而巨一足三角差小而盤之二穴如之起而合焉不失尺寸眾咸詫歎之

喉風藥

吳邑趙氏家傳喉風藥甚効而秘其方一日趙氏子與庠友連鑲輩同寓金閶章北城詢之不答酒次趙子喉間忽痛北城戲曰天也有頃痛不可忍

乃露聲曰為求猪牙皂角得則搥爛以酸醋調末入喉四五嗽痰大吐痛立止鑲數以告人傳者遂

衆

見龔立本
常熟志

水龍

蘓州水龍始於程封君肇泰仿西法為之冶錫為筒屈其頸若鶴喙鼓之以橐籥扼其機躍水數十丈從空而下所向火易撲滅初成會城西昇平里火封君自率僉從費水龍救熄之由是蘓人蒙利乾隆十一年蘓州知府傅椿令城內外每圖必製一具以備倉猝甚為民利

六桅船

太湖中六桅漁船之製不知其所自始或云是范大夫移家具船身長八丈四五尺面梁寬一丈五六尺落艙深丈許中立三大桅五丈者一四丈五尺者二提頭一桅三丈許梢桅二皆二丈許以四四船相聯為一帶而以梢桅分左右為雌雄其造船在胥口之下場灣西山之東村五龍橋之蠡墅光福之銅坑其造箬篷管櫓在衝山其人以水而作田地以網罟代耨鋤以魚斃為衣食其父子兄弟食粗衣惡無膏梁紈綺之費其母妻子女椎髻

操作無金珠首飾之費其冠婚喪祭無繁文一年十二月候風暴行船其禱神之詞有大樹連根起小樹著天飛之句

洪鐘

永和龍巖上有洪鐘高八尺圍一丈五尺六寸人傳前明時墜於地村人集數十不得動衆歸村食有一牧羊者立懸之遂坐化洞中村人知其異塑像焚獻其鐘至今懸焉

陽光洞

靜樂縣文楊嘗夜遊東城見一火光異常徐村

就之有小戶額其上曰陽光洞入洞蕭然無人有几案香爐案上置黃庭清淨經二種燈熒然將燼案旁有甕滿注以油納一杓楊乃以杓添置燈內甕油將盡而盞不盈也已周視洞壁下皆甕中實以金試取之皆不動躊躇久乃出舉武迴視洞已闐然罔有矣

風峪山字

太原風峪山巖鑿字云立一箭卧一箭金鍋耳子露一半溝之南道之北一輛金車露枝幅不知何語今年久漫漶字不可辨矣

銅簪化銀

王體吾長治人與諸友釀飲五龍山治具而忘其箸乃各以簪代食畢隨意取坐旁草拭其膩體吾所冠為銅簪明日視之已半成銀矣急往山上原坐處徧取草試之竟不可得人言太行之山常有化汞之草人多不能識云

戟精

山西涑水每歲冬夜間時聞水裂聲戍城者遙見有物如羊自西來冰劈積兩旁至南橋回近年見於白晝冰裂水湧逆流過南橋至呂莊河相傳有

梅叅將戰敗執戟熱甚就水濯之化形而逝此其戟精也

令公襖洪崖幘

李寰建節晉州表兄武恭性誕妄又稱好道及蓄古物遇寰生日無餉乃遺箱挈一故皂襖子與寰曰此是李令公收復京師時所服願尚書一似西平寰以書謝後聞恭生日挈一破膩脂幘頭餉恭曰知兄深慕高真求得一洪崖先生初得仙時幘頭願兄得道一如洪崖賓寮無不大笑又記有嘲好古者以市古物不計直破家無以食遂為丐猶

持所有顏子陋巷瓢號於人曰孰有太公九府錢
乞一文與武恭事正相類

見江盈科談言

蚶蛇油

明武宗初年嘗宿豹房劉瑾等以蚶蛇油萎其陽
是以不入宮後十年始得幸劉妓呼為劉娘娘此
出王文祿庭聞紀畧然蚶蛇油能萎陽本草不載

大同婦人

大同婦人好飾尚脂多美而艷夫婦同行人不知
是人有是婦也宣府教場東西幾十里南北二十
里蔚州城磨輒所砌朔州並山易採木市房簷廊

今頗傾頽語云大同婆娘蔚州城牆宣府教場朔
州營房亦不誣也

吳畫

王士祿云吳生畫筆其在於今殆片楮為重矣平
陽西偏普菴堂水陸社乃有吳生所畫水陸百二
十軸社之得名以此姜子綺季為子言聞之寺僧
述畫所繇出蓋奇甚明世宗朝西河郡王城北有
隙地傳為廢寺遺址其地中間方數尺許雨下不
濡雪甚不積又中夜常見奇光王心異之乃掘地
以窮其怪掘深五丈得巨石函一以鐵緄二道束

之發之又得錫函其最中函以木木函啟而畫軸見乃希代之奇寶也王甚珍焉其後王薨嗣王不知寶異以乞揮使呂呂又死其家落寺僧以常直得之因創地藏焉則崇正間事云因姜子言急求觀得見三十軸信奇筆已遂作歌志之

許冲亮

平陽許冲亮與甘肅生冲明友善崇正間相約汗漫遊至高平遇牛公子某留憩南關道院牛倏邁家變以千金付許曰事急矣東西南北不可必脫有遇需此金以濟而生不知也居十年所不相聞

至

國朝牛更名青入監用教習考知縣許方知某尚在告生曰吾守此地負遊約者徒以公子金耳今公子在都門需此必急於是賣金偕往見公子抱許痛哭既而曰某不肖家私灰燼意中久無此金願奉為買山資許大恚云亮若利此安待今日幸勿汙我牛改容謝許遂去陟嵩岳不知所終或曰許邂逅宋中一巨公棲遲歿生亦不食死

穴葬

近年有營葬穿壙而遇古穴者窺其甃砌堅緻衆

繪人物之狀完好如初尸體衣佩仰卧在牀有若寢息衾褥枕席都未損動或以幽室久閉未可輕入及入之觸風輒化前之所見一切如掃亦不知何時有此葬法說者疑為金元間事然史傳中亦未之見也

放鯉祠

莊麟山西臨縣鄉民也年二十未昏暑浴於河見大鯉困網中約重百餘斤軒鬚若訢麟憐而脫之鯉遊行作回頭狀躍波而逝後麟隴上假寐夢秀才騎從甚都皆翩然後逸揖麟而言曰子德子甚已請於家君將以妹室子幸勿辭麟瞿然曰僕田澤人耳素不與君相聞何德之有矧喬野不稱敢辱君之妹乎秀才曰子不憶河上之鯉耶余乃禹門龍王第三子也化魚出遊為漁所困微子將繪子於市矣舍妹明艷真堪作速子何拒之深也麟聞之心惴曰水府路殊賢妹何愛於僕蒙君之厚是速僕之死也敢辭秀才心恚因出水晶一顆贈麟曰旱魃為虐子以此禱甘雨可立致豐也及寤而晶在枕遇旱以禱輒效號曰雨師莊老凡州縣贈遺皆却焉遠近甚德之

國朝順治初年七十餘臨歿前三日復夢秀才曰君數將盡晶應見還麟探懷予之果卒至今土人立祠河干顏曰放鯉肖麟像其中禱猶驗焉

聶翁

聶翁山西人婦虞氏生一子翁又商於川主李氏李之婦新寡翁即贅於其家俗謂之坐門招夫承其香火改姓李亦生一子因張獻忠入川李氏子母散失翁流入滇黔為偽弁被官兵俘獲時纍囚數十撫軍付州刺史聶熊臣鞠之詢及翁里居姓名刺史異之退問母母令復訊而已聽於後不數

語呼其子曰真而父也起之囚中拜哭大慟洗浴更衣慶忭無已屬員咸將羔雁為賀刺史觴之翁亦在席客問翁何由入滇黔翁言其從川入滇始末又與李吏目里居母子姓名合李駭甚歸述於母母令設醴邀翁翁至母窺見出曰尚識妾否為吏目者君之子也刺史聞之至與吏目序兄弟焉

羊十三

山右有羊子壽者羊叔子之裔也子壽之祖年三十未有家室牧羊山中里人以其誠實有願為之婚者彼力曰德容兼備而復厚奩資者娶之聞者

莫不竊笑時隆冬南風大作瓦石俱飛墮一婦於
庭姿容絕艷衣飾縞素自言秦氏女父母俱亡家
在正定之平山縣頃見我亡母云與此處羊郎行
十三者有姻緣挾我至此倏失我母人咸異之正
定至汾幾二千餘里瞬息飄至洵屬天緣衆為釀
資諧伉儷焉客有戲十三者曰佳人之德容備矣
百兩之將關山修阻風姨不能致奈何女聞之曰
我家固巨商有金窖於都門室中我父母相繼淪
亡不及發尚有老僕居焉今我與俱往窖金十萬
有奇皆可得也奩資不亦厚乎擇日往僕已死唯

嫗存焉告以故遂盡取地下物賈於京今子若孫
以百指稱富室云

橫土立土斜土

田地有橫土有立土西北橫土可以穴居山西多
窯房即所謂陶復陶穴也立土不可穴居又不宜
種禾江南又有斜土不能蓄水

叶仙

世傳叶仙降筆詩余多不信癸未中江唐生來京
自言能致之一日同張丹崖集子椿樹齋中請太
白下箕作歌唐素苦吟終日才能脫稿至此一揮

而詩已就視香銷未及寸耳其詩云春風習習入
簾櫳丈夫吐氣如潛虹鬱積山厓出烟霧飛來橫
我堂西東李子翩翩出林鶴凌雲直上清虛宮天
門九萬八千里白鳥展翼一朝通唐生抱負亦非
淺窮谷十年歲卧龍風雷奔騰起倉卒百族仰視
誰能同張君皎若三株樹天涯海角看鷺鴻相隨
彩鳳丹山去月明無伴號秋風九年風雨泉林下
十千沽酒不辭窮朝來共集上林苑木天署內誰
英雄我自翰林供奉日每日醉卧酒糟中一自歸
去蓬萊島人寰下視塵濛濛白也何人相伯仲惟

有子美時過從論文近今七百載古道從來比霜
松鬱鬱澗底誰相問風摧雨薄生青銅青鳥忽傳
書一紙云君相名欣相逢太白先生不辭遠飄飄
疾下如飛蓬春深三月桃李盛陶然醉我酒千鍾
一斗百篇尋常事再沽百斗呼隣翁我本謫仙子
君等亦仙侶蕊珠宮裏宴羣仙一曲清歌醉不起
後已丑丹崖兄檢討鶴林歿於京師始知月明白
為之讖也詩雖草草紙上飄忽有仙氣亦奇事也

星蕉叢談卷三

官風公風白正益一為綿州李調元公撰

關侯廟對

宋文康過蒲州謁關侯廟見一聯云怒同文武道
即聖賢文康以對句不工思有以易之偶午睡夢
侯告之曰何不云志在春秋公醒而書送侯廟

昭君墓

嘉禾曹秋岳溶嘗至昭君墓墓無草木遠而望之
溟濛作黛色古云青塚良然墓前石案刻某闕氏
之墓為蒙古書先生考譯最詳榻數紙歸



鐵母

名勝志太原府城內有巨鐵常露其頂掘之則深入不出曰鐵母今有鎮鐵祠西樵游并州題詩云塊爾留其質蕭然覆古苔氣應千象緯地已絕塵埃知有藏鋒用無勞大冶開風胡今已遠珍重寶刀材

白玉盃

竹垞白玉盃記余自大同轉客太原留曲周王公官廨公藏白玉盃一崇五寸深四寸六分徑七寸舉以映膏燭皎若冰雪有黃點如粟凡十餘綴焉獲之晉恭王府者也

鐵人

朱彝尊跋晉祠鐵人胸前字曰太原縣唐叔虞祠西南隅聖母廟階下鐵人四長九尺分兩行侍立胸前有字紀鑄歲月是政和年造文既牽率字亦粗醜無足取者倦圃鉏菜翁以金石之文石多金少款多識少遂摹榻而裝潢之此無異燕人之市馬骨也

散人

永寧州通大道處有土岡岡側一小茅菴菴中一

道人以賣馬鞭竹篾為業傍置一爐取炭碎鞭篾
即成人物山水花草較倭銀更細所獲錢即修路
及橋人每過其處必下馬少憩未嘗知其異也後
道路橋梁俱已修整道人忽不見相傳為散仙云
行乞老人
五柳先生所歸處村中有老人行乞為業遇人則
曰余百四十歲矣無籍貫姓氏非本無之蓋彼亦
不自知其所從也初來為村人牧牛止須一飽牧
一生無絲毫積今老矣不能牧故至是耳計嘉靖
抵明終已百二十餘年

大清又十三年則百四十非誕也他日子過故里詢
得老人為牧之處其主人之孫曰彼自嘉靖初為
余祖牧牛余父兒時見彼初來已約畧近四十無
論余祖即余父亦至八十餘久為泉下人余又復
皤皤矣由是說計之則是嘉靖已前所生者尚不
止於百四十矣百四十云者從老人自命之辭一
混沌甲子耳今猶矍鑠行乞十里則終日返二十
里則翌日返以至百里內趾跡錯交然其後死尚
未有期其人無異狀身不滿四尺貌癯而黑似應
為乞者獨雙耳垂垂長二寸許老猶腴潤如故又

云其人從未破色欲戒不知世間男女婚嫁為何事至今猶童子身意者壽在斯乎

孝牛

毛達文云吾邑南四十里地名九都田家姓黎者畜一子母牛子齒近歲七月間田家繫乳牛於家駕其母耕隴上耕畢放牛牧洲渚方午風雨晦明雷電大作牛忽為霹靂所擊田家即聚隴上人舉斃牛委之河歸乃憐其子而嘆息曰若母已為雷擊死於某隴上洲渚矣時乳牛悲鳴不已次日田家放乳牛牧地所去前洲渚猶里許牛即騰躍悲

鳴犇至其母被擊處哀號躑躅不飲不食如入匝地而號咷逐則躍起促之歸則逸去人去則復遶哭其處如故一晝夜不絕聲竟自擲死於隴上鄉人哀其孝為之葬於隴上名之曰孝牛冢此順治丙申七月事也

郭氏陳氏

安遠葉燦妻郭氏死既葬一日忽來歸處分家務飲食寢處如常但有聲無形閱數月息又孫心海妻陳氏死後為厲能言食亦如郭三年始息去之日有痛哭聲此康熙初年事也

瑞羊

安遠貧管村濂江所經有狐狸石峯然磊鬼江至此深不可測巨魚慘穴其中有長至數丈者次亦三四丈眾留無所施容蓄漫長石之陰為石羊穴嘗有羊出穴口人見之輒走匿穴深窅而窄其外無有鑿窺之者羊或三四歲一出或一歲二三出見則其地多有吉事以為瑞羊焉墳羊與鮪穴萃而為一而儉俗罕有傳之者吳子晉綺過而賞之謂狐狸石之名不稱更名曰鮮卑石謂源之鳥鼠同穴向未有對者以魚羊共谿當之天然儷偶云

龍船神

贛俗多淫祠而龍船神尤為鄙妄圖像於屋壁頭大如輪赭顏皓導金甲蟒服侍從吏卒篙工楫師以百計長不盈尺以形容神體之鉅視長狄僑如數倍矣土風無競渡屆端午則喧金鼓糜牲醴以祠神舉國若狂賭博鬪毆叢生其中里民曾某牒縣請禁之贛令楊玠如其言戒飭閭井不逾旬曾某病發譫自言龍船神憑焉闔室妻子皆病譫語無異詞令君往觀則詢怒熟視無如何巷人復相率祠神曾病良已此亦異也

祭天金人

漢驃騎將軍霍去病出隴西過焉耆山得休屠王祭天金人顏師古曰今佛像是其遺法也

毘毘

異物志西域大秦國苴繭織成毘毘以羣獸五色毛雜之為鳥獸人物草木雲氣千奇萬怪上有鸚鵡遠望軒軒若飛其文赤白黑綠紅絳金縹碧黃十種色古樂府請客上北堂坐毘及毘毘通俗文毘毘細者謂之毘毘班超與弟固書月支毘毘大小相雜但細好而已今則統云氍毹矣

花蹄牛

元封中大秦國貢花蹄牛其色駁高六尺尾環繞其身角端有肉蹄如蓮花善走多力帝使輦銅石以起望仙宮牛跡在石上者皆如蓮花形故陽關之外有花牛津時輦得異石長十丈高三丈立於望仙宮因名龍鐘石武帝末此石自陷入地中尾出土上今人謂龍尾燉

劍靈

酉陽雜俎云開元中河西騎將宋青春每陣常運劍大呼執馘而旋未嘗中鋒鏑西戎憚之一軍始

賴焉後吐蕃入寇獲生口數千軍帥令譯問衣大
蟲皮者曰爾何不能害青春答曰常見青龍突陣
而來兵刃所及若叩銅鐵我以為神助將軍也青
春乃知劍之有靈

青鳥

山海經三危之山三青鳥居焉是山廣圓百里青
鳥主為王母取食陶詩翩翩三青鳥毛色奇可憐
朝為王母使暮歸三危山我欲因此鳥且向王母
前在世無所須惟酒與長年今云青鳥仙使本此
伎兒鳥

兩當有鳥羣飛音如簫管二月從北向南八月從
南向北春來種米秋來種麥土人名伎兒鳥

魚洞

兩當縣東五十里有魚洞一名長春洞每歲暮春
魚湧洞中而出不知所從來又成縣仇池山亦有
神魚洞每年清明後連貫而出土人取之

天仙椒

敦煌新錄虜蘓割刺荅魯之右大澤中高百尋然
無草木石皆赭色山產椒大如彈丸燃之香徹數
里每燃椒有鳥自雲際踰躑五色名赭爾鳥蓋鳳

鳳種也漢武帝遣將軍趙破逐匈奴得其椒不能
解問東方朔朔曰此天仙椒也塞外千里有之能
致鳳武帝植之太液池至元帝時椒生果有異鳥
翔集

樹神

錄異傳云秦文公時武都故道雍南山有大梓樹
文公伐之輒有大風雨樹生合不斷時有一人病
夜往山中聞有鬼語樹神曰秦若使人被髮以朱
絲繞樹伐汝汝得不困耶樹神無言明日病人語
文公如其言伐樹斷中有一青牛出走入豐水中

其後牛出豐水中使騎擊之不勝有騎墮地復上
髮解牛畏之入不出故置髮頭漢魏晉因之

趙抱一

秦州民趙抱一常牧羊田間一夕有叩門召之者
以杖引行杖端有氣如煙其香可悅俄至山崖絕
頂見數人會飲音樂交奏與人間無異抱一駭而
不測會巡檢司過其下聞樂聲疑羣盜歡聚集村
民梯崖而上至則無所覩抱一獨在援以下之具
言其故凡經夕若俄頃自是不喜熟食凡火化者
未嘗歷口茹甘菊栢葉果實并泉間亦飲酒貌如

嬰兒素不習文墨口占辭句頗成篇詠有道家之趣遂不親農事野行露宿自言生於宋初至今人猶見之

滇中詩人

滇中詩人永樂間稱平居陳郭郭詩有唐風三子遠不及也其竹詞云金馬何曾半步行碧雞那解五更鳴儂家夫婦久離別恰似兩山空得名又登碧雞山太華寺一聯云湖勢欲浮雙塔去山形如擁五華來一時閣筆

滇中古書

巡撫顧應祥刻常璩南中志於滇意甚善而未盡今滇中古書如南中行記樊綽志辛怡顯錄等絕無傳本其刻諸史如史記兩漢西南傳新舊唐書南詔兩爨驃國傳宋史大理傳元史緬國傳又皆散見未有會歸楊慎采白虎通作滇載記僅備小說倘合南中志十一種為合刻則上下千餘載差足一方之典則矣

九字梅花詩

楊升菴丹鉛錄曰元天目山釋明本有九字梅花詩滇南唐錡以為不佳屬予作一首乃口占云元

冬小春十月微陽回綠萼梅蕊早傍南枝開折贈
未寄陸凱隴頭去相思忽到盧仝窻下來歌殘冰
調沉珠明月浦舞破山香碎玉凌風臺錯恨高樓
三弄叫雲笛無奈二十四番花信催

咏刺桐花詩

督學雲南彭綱詠刺桐花云樹頭樹底花楚楚風
吹綠葉翠翩翩露中幾枝紅鸚鵡刺桐花雲南名
鸚哥花花形酷似之彭詩本四句命吏寫刻遺其
一句復誦之自覺意足乃不更改

白綾作被

楊慎成永昌遍遊諸郡所至攜娼伶以隨蠻酋欲
求其詩翰不可得乃以白綾作被遺諸妓服之酒
後乞詩楊欣然命筆醉墨淋漓揮滿裙袖首重價
購歸楊後知之更以為快

用修唱和詩詞

用修久戍滇中婦黃寄一律云鴈飛曾不到衡陽
錦字何由寄永昌三春花柳妾薄命六詔風煙君
斷腸曰歸曰歸愁歲暮其雨其雨怨朝陽相聞空
有刀環約何日金鷄下夜郎又黃鶯兒一詞積雨
釀春寒見繁花樹樹殘泥金滿眼登臨倦江流幾

原齋叢書 卷三
灣雲山幾盤天涯極目空腸斷寄書難無情征鴈
飛不到滇南楊又別和三詞俱不能勝詞云夜雨
滴空階傍愁人枕畔來鄉心一片無聊賴淚眸懶
揩狂歌懶裁沈郎多病寬腰帶望琴臺迢迢天外
懷抱幾時開霽雨帶殘虹映斜陽一抹紅樓頭畫
角收三弄東林晚鐘南天晚鴻黃昏新月弦初控
望長空披襟誰共萬里楚臺風絲雨濕流光愛青
苔繡粉牆鴛鴦浦外清波漲新篁送涼幽芳弄香
雲廊水榭堪遊賞劍金觴形骸放浪到處是家鄉

懷歸詩

楊用修在滇中有懷歸詩星橋南望沈屏渚雪嶺
西連抱河河闕塞渺茫魂夢隔山川迢遞別離多
汀洲春雨寒芳杜茅屋秋風帶女蘿心事未從詹
尹卜生涯聊聽僮歌後暫歸瀘已七十餘而滇
士有讒之撫臣王昺者昺俗戾人也使四指揮以
銀鐙鎖來用修不得已至滇則昺已墨敗用修竟
不能歸病寓禪寺以歿

張宇

永昌張志淳為太常卿時與新都楊廷和友善一
日廷和偕弟廷儀暨二三僚友集志淳宅分韻賦

石榴詩客有得張字者難之志溥子含方七歲在側曰何不用張騫故事坐客皆驚明日廷和亦攜子慎來慎年與含相若互相辨論各不能屈遂定為終身交後含舉鄉薦不仕慎亦謫戍永昌復與含詩文倡和以垂老焉

岫嶺碑

嶽麓碑即南嶽岫嶺山祝融峯韓昌黎恨未之見者楊慎得衡山墨本釋之中有四字未詳夢黃衣魚目人曰此南瀆衍亨也因重摹於巨石上較湖廣本尤妙其詞曰承帝曰咨翼輔佐卿洲渚與登

鳥獸之門參身洪流而明發爾興久旅忘家宿嶽麓庭智營形折心罔弗辰往求平定華嶽泰衡宗疏事哀勞餘伸裡鬱塞昏徙南瀆衍亨衣制食備萬國其寧竄舞永奔

大理三塔寺碑

寺碑原在黃華山金翰林王庭筠四絕句詩也嘉靖間僉事崔某攜帖至李元陽重摹之其詩曰王母祠東古佛堂人傳棟宇自隋唐年深寺廢無僧住滿谷西風集葉黃手拄一條青竹杖興來日挂百錢遊夕陽欲下山更好深林無人不可留挂鏡

臺西挂玉龍半山飛雪舞天風寒雲直上三千尺
人道高歡避暑宮帝遣名水護此邦千家瑟瑟嵌
西窓山僧乞與山前地招客先開四十雙今碑在
大理三塔寺

蘭氏兄弟能詩

楊林蘭廷瑞信天翁詩云荷錢荇帶綠江空唼鯉
含鱉淺水中波上魚鷹貪未飽何曾餓死信天翁
詩中有諷其夏日詩終日凭欄對水鷗園林長夏
似深秋槐龍細灑鵝黃雪涼意蕭蕭風滿樓冬夜
云枕上詩成喜不勝起尋筆硯旋呼燈銀瓶取盡

梅花水已被霜風凍作冰題嫦娥奔月圖曰竊藥
私奔計已窮葉砧應恨洞房空當時射日弓猶在
何事無能近月中三詩皆可嘉信天翁水鳥也食
魚而不能捕俟魚鷹所得偶墜者拾而食之按滇
補云蘭茂號止菴楊林人兵燹之後著述散失其
七世孫世蕃所遺斷簡殘編內有止菴元日家慶
沁園春一調甲辰元夕懷亡弟一剪梅一調四月
二十一日壽弟廷俊西江月一調又古碑鐫景泰
年緱山蘭秀等字合叅之則止菴兄弟三人皆能
詩廷秀茂字也廷俊秀字也廷瑞或止菴之又一

弟也年遠遺名無可考又升菴詩云蘭叟和光卧
白雲賈生東晦挹清芬何人為續稽康傳題作楊
林兩隱君和光止菴別號東晦詩不存

烈婦湖

明紹郡土兵四起時避兵湘湖者以數千計淫掠
慘毒不可言狀同時赴死節烈最著者如趙逢元
妻張氏王九隆妻戴氏庠生來冠朝妻何氏儒士
來逢盛妻黃氏來冠倫母俞氏妻任氏太學沈驤
妻來氏王國生妻徐氏庠生黃奇英妻於氏庠生
來夢麟妻程氏韓時雍妻來氏來裕女與婢小春

傳曰新妻戴氏楊守程與妻湯氏及幼子皆躍入
水中死庠生胡光樞妻徐氏胡斗輝妻許氏王國
幹妻俞氏被執不從俱齧斬剖腹死他如貢生來
逢時母王氏徐喬椿妻沈氏翁氏二女俱被獲赴
水不得皆解髮自縊死其夫載姓氏者不知凡幾
至今風月清朗之夜土人聞悲泣之聲當事歲時
致祭人號烈婦湖云

柳英

鄞民柳英邂逅處州商拉之往彼販青筋既而葉
宗留盜起路梗不得歸人傳英已遇害詢諸處州

還者皆曰死矣踰三月其弟華婦發狂附語曰我
於某月某日已被賊殺恨吾子幼可析烟以杜後
患邀二三宗姍歷言平生事無訛曰我無私蓄唯
為縣者老受人苧布二疋在某箱中妻探之果有
亦命分其一與弟後二年賊漸勦絕英乃生還始
知附語咸非真也

詩識

江南丁儀部澎咏蝶云受爾飄揚意依人冉冉飛
高低惜芳草浩蕩弄春暉有夢長為客無家尚憶
歸故園風物變楊柳未應稀羣嘆神采柴紹炳獨
愀然曰飛濤少年登第風雲路闊忽爾作此酸楚
語當非佳祥已而果被謫出塞外久之歸里故宅
已售之他人惟垂柳數株翳綠如昔

十子詩評

西陵十子毛稚黃評陸景宣圻如濯龍甲第宛洛
康馗流水游龍軒蓋聯映紫虎臣如連雲夏屋亡
論棟榱即構樞支撐都無細幹吳錦雲百朋如淺
草平原朔兔試馬展巧作劇便有馳突塞垣之氣
陳際叔廷會如孟公入座宕邁絕倫孫宇台治如
春江一消波路壯闊張祖望綱孫如酈生謁軍門

外取唐突見奇而中具簡練沈去矜謙如秦川佚
女巧弄機杼心手既調花鳥欲活虎臣評駁如伶
倫調管氣至音成比竹之能而欲近天籟丁飛濤
彭如黼帳初奪銀箏未闕月光通曙與燈競輝虞
景明黃昊如叢篁解苞新蓮含粉

積善三異

明徐蒙六墓士名上向有別宗其謀佔其穴訟之
官當事夢老人衣冠甚偉率英髦分庭抗禮言曰
願乞靈一掃門庭之寇上堂果見持訟堂下如夢
狀異一又仇首謀埋偽誌於墓為勘驗地皓月中

忽轟雷擊散異二及庭訊時公座上頂格軋軋作
欲墜聲搦管則然擱筆則止當事驚訝遂正奸佔
之罪異三人以為積善之報今其子孫果多科甲
云

馮小二

管思易鄆人奉命湖廣辨疑獄衡陽有少婦秦氏
孀姑逼嫁之不聽有隣少馮小二欲挑之以姑在
不得間因計毒其姑而婦遂陷於辟思易至夜夢
老婦繫一馬泣訴於前曰馬實殺我非婦也比至
郡以獄上求馬姓不得視隣右名有馮小二曰將

無是乎遽呼訊之即立承婦遂得釋

節婦雨

張昂知鉛山與民約有孀婦願嫁者具牒進跪蓋
字牌下願守者跪節字牌下判牒聽其嫁守有傳
四妻祝氏夫死舅姑欲奪之給以願嫁牌進昂判
如其牒出舅姑謂曰張公判汝嫁矣祝乃赴水死
舅姑怒實土填之事久不洩後不雨暮月昂齋戒
宿城隍廟中夢一婦抱牒泣訴冤狀昂閱狀悉記
其都里姓名竟詣其家啟土得之貌如生昂乃大
慟作文祭之忽大雨如注平地水深滿尺號節婦

雨請於朝立祠祀之

尾蔗叢談卷四

綿州李調元撰

佛骨

扶風縣法門寺古塔四層，佛手指一節，即唐憲宗迎入禁中，於天寧寺藏之。諫者塔下層刻作石芙蓉，工製精妙，每葉上刻一施金錢人姓名，殆數千人。宮女姓名亦刻，白玉像所葬。指骨置金蓮花中，隔琉璃水晶匣，可見。聞見後，宋云法門寺者，唐憲宗迎佛骨之所也。元和十四年，詔改為法雲寺，勅學士張仲素撰碑。宋徽宗有

并大書皇帝佛國四字於山門之上明宏治十
八年重修
九龍廟在同州九龍泉上每歲二月二日有司以
醴修祀曰扶龍頭居民以五月十八日報賽相
傳云亞哥守州值久旱禱於神曰得雨蘓民願以
女事言訖雨大注女暴亡遂塑像後殿明知州鄧
鏗辨其不經畧云亞哥一念之誠割其至愛以代
己身有桑林餘意而女逝適會乃厚受其誣神若
有知其羞血食於此矣

太白禦寇

太白廟在華陰縣西太和堡堡為邑巨砦順治初
山寇將夜襲之遙見縞衣老人環巡陴上戈戟森
列柝鼓相聞賊驚逸去後有自寇中逃歸者述其
事始知神之擇禦也

神女詩

韓城志云解公孫某韓城人有神女降其樓上善
詞賦頃刻立就行草尤雄秀其詩云萬疊芙蓉列
翠屏曉聞杰閣誦元經振衣直上凌霄漢倚劍平
臨壓斗星風引簫聲來碧落雲連海氣散青冥仙

盤乞得蓮花露天半飄飄共御冷

夜半人語

澄城孫嘉士閉戶讀書夜半忽聞人語云天有五
星兮晦明不一地有五嶽兮高卑不齊草木兮天
喬鳥獸兮走飛人生造化兮一定而不可移孫開
戶視之不見有物惟聞山谷泐淒涼風響荅而已

麋

順治五年興平河得一物色青黑頭角如鹿尾如
馬之禿者目下別有二竅深寸餘夜能視物人謂
即麋也

櫟陽莊

陳其年檢討遊紀云閒愁疊疊紛於太華之旒
劫綿綿多似櫟陽之莊蓋古諺櫟陽家家種莊也

羅漢殿

葭州青龍岩居人姓名未詳其叟以積善為事修
青龍岩羅漢殿工以立化於殿中老嫗煮粥饋食
見叟狀亦立化隨一犬亦化土人將肉軀敷泥塑
像至今猶存

王崇

王給事崇為陝西主考出題四罪而天下咸服及

考察汪鉉以其指已與羅峰也為羅峰誦之欲去
崇羅峰曰彼自出題耳爾非四凶安得即與招認
耶

自成考試

李自成據秦府大集士子考試出題曰道得衆則
得國士子私相謂曰仍不離盜賊二字

鬚異

明時長安五隅頭有葉姓老翁鬚已皓然一道人
過之化齋葉仰面視曰非其時矣道人乃舒右
手抹翁右頰尋鬚而下曰美哉鬚遂飄然而行少
時侍婢見右畔鬚純黑而半面肉色亦嫩如少年
後翁得上壽鬚容卒不變云

吉解元

吉給諫時為諸生讀書城隍廟偶暮歸忽聞門下
有人言去得否徐向之乃二泥鬼也須臾二鬼下
臺東行時因尾之一鬼曰勿高言吉解元在後尋
至一人家叩門即開以納次日往訊主人言有女
得疾每夜起鼓後如魅壓狀五更方甦吉令取硃
紙書吉解元在此五字貼牀頭女尋愈吉後果發
解

書生取珠

宗正末蒲城人屈曼為縣隸嘗中途醉卧夜半見古槐間有少年書生仰月呼吸俄而口吐一珠色赤於火以手承弄曼踉蹌奪取書生怒爭不已既曰假汝經年仍當歸我隨失所在曼遂吞之體忽颺颺咸謂曼得隱形術適御史巡蒲錄諸訟牒怨家重賂曼令入堂掣牒左右無見者御史覺階前有半體人案牒翻翻自動心異之急以所佩印重按得人手全體遂現立命箠斃掩埋逾夕墳間成一小穴若有物出入狀蓋書生取珠為之

懶翁

李任義本蜀人避難寓隴州後官彭州太守忽自歎曰三生原是出家人一念差來墮縉紳破衲蒲團瓢笠杖依前還我水雲身遂棄妻子掛冠而遁混迹緇流歸隱於隴州方山結廬巖壑徜徉嘯傲似唐之懶殘遂以懶翁自號而詩歌梵音絕類寒山子門人於石壁樹葉間尋得其遺跡刻拾唾錄傳世壽八十一一日沐浴整衣與大眾別行者道坐脫耶翁曰我不喜打坐又道立化耶翁曰你也管我不住大眾求偈翁豎起拳頭曰會麼眾無語

翁笑曰不是這箇道理老夫天堂也去得地獄也
去得言訖自卧而逝白雲繞室異香三日不散

芝山子

王金字芝山西安人年十七遇道人墮水救歸嚴
事之已而道人攜入終南授以竒秘試輒有驗時
世廟好方伎金以白衣召見言三元大丹稱旨與
陶仲文邵元節並稱榮寵歷官太常出入禁闈二
十年依新鄭高文襄以居遂為鄭人李夢陽贈以
芝山子辭云

徐庶成仙

徐庶三國南陽人事蹟載人物傳康熙三十五年
廣東五指山白日雲鶴翔空香霧繚繞有一仙人
升舉空中語山中人曰我三國時徐庶也修煉千
餘年今得冲舉汝輩可傳與世人知之

孝子村

劉芳永寧人康熙己巳洛水漲溢芳父為巨浪所
漂舟去如矢芳哭追里許躍入水援之芳父聞人
語云急抱吾馬足可渡父如其言比達洲則所抱
者芳脛也父子俱免人以為孝感所致知縣佟賦
偉率鄉民環拜其廬表曰孝子村

麥自生

順治元年荆襄野麥自生時大亂初平貧民賴以活不耕而獲人謂太平之兆

鳥異

順治十二年長沙水是歲辰州尚為黔寇所據有鳥萬計色黑如鳩自灶而南其飛下處草為之盡赤識者以為我師南征戡定草賊殄滅之兆後果驗

天如僧

天如不知何處僧住鄂城修靜寺言未來禍福不

爽常受一宰官舟資數兩渡江即盡昇舟子或曰何多也師云某子我舟資也故與之又某施一衲值十餘金遇寒乞即以衣之張獻忠破省之前指鄂東門謂人曰此竈竇也又曰城內皆圈猪張屠李屠將至矣每五更沿街呼云謝檀越佈施大難到盍早為計癸未元旦忽不見六月闔省及於難

生生道人

生生道人不知姓名或曰江漢間人行符水方藥於咸寧蒲圻間多奇驗有孝廉郭翹中家遷一室地忽軟如泥不可下足屋瓦欲傾請於道人乃置

六植符而地復故順治初蒲圻周生見道人負葫蘆行賣藥問之曰吾偶寓跡仙棗亭詰朝訪之無所遇後亦不知所之

雷九功

雷九功夷陵人生時室有異香少不慧一日有張道人呼其小字功遂從之遊引入一樓飲食歌舞非人間有一日欲之長陽張令閉目耳中但聞風聲俄頃歸過石門洞道人以土書月峽張仙數字至今猶存久之道人辭去遺功以詩功歸輒逆知來事但曰吾以某日行矣至期卒年僅弱冠大風

拔木道人所遺詩忽失所在卒後三十五日室有火光視之得功手書別家人詩人以為尸解云

王相

王相監利人補弟子員讀書城南小園月夜輒有黃冠扣戶入與談黃白術後則當晝亦來相事母極孝又不欲以牲殺供甘旨黃冠授以弓小如鈎以筋為矢命射小雀發輒中往來三年黃冠忽辭曰吾去三十年復來及相五十已忘之矣其初度日忽憶前約亟起詣園則黃冠已至張筵宴之黃冠因指壁門隙呼男子美女六七人奏音樂樂畢

以土書詩几上前二句字不可曉中云當年猶有
維摩筆今日卻無鍾子音閑敲幾句乾坤老朗誦
一聲天地驚勸君早擲王喬舄同作崑崙閣上人
振衣而去約以中秋蟬鳴伺我階除是夕蟬自雲
中墜鳴不休相舉手拾蟬而逝越三日面色如生

龐鹿門

龐鹿門蘄州人幼從李時珍作本草綱目視神農
多三千品視唐本草多一千五百品視陳希夷著
多五百品凡魚虫鳥獸草木天地內外無所不包
又復考核詳究盡生生變變之妙

以上書詩凡上前三句字不可曉中云當年猶有
維摩筆今日卻無鍾子音閑敲幾句乾坤老朗誦
一聲天地驚勸君早擲玉喬舄同作崑崙閣上人
振衣而去約以中秋蟬鳴伺我階除是夕蟬自雲
中墜鳴不休相舉手拾蟬而逝越三日面色如生

龐鹿門

龐鹿門蘄州人幼從李時珍作本草綱目視神農
多三千品視唐本草多一千五百品視陳希夷著
多五百品凡魚虫鳥獸草木天地內外無所不包
又復考核詳究盡生生變變之妙

